

1601

巩义市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



李光普书写匾额

精	風
神	前
壬戌年春 王殿珍書	閒看月

王殿珍書寫

本內。如吳大澂多在此所難

目 录

回忆我的老师——李光普先生	刘年成 (1)
书法名家王殿珍	王文正 (4)
忘不了的记忆	蔡文清 (7)
八十三载的苦辣酸甜	康永奇 (21)
我在旧社会的经历及对巩县兵工厂的回忆	康东斗 (87)
我去叙利亚放电影的前前后后	贾宝宏 (125)

回忆我的老师——李光普先生

刘年戌



李光普，字德博（1894年—1976年），巩县孝义镇人。幼年读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等能正背倒背。当时被老师们誉有“小神童”之称。后在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毕业。1926年任密县契税经理局局长。以后在回郭镇等地任教。善书法，师颜体，尤擅长楷书，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巩县书写了不少匾额、碑、招牌等。土改时划为贫农，分有土地、房屋。后一直在家行医、写字。1964年2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巩县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64年至1966年夏，被巩县卫生学校聘为中医教师。1976年7月22日（农历六月二十六日）逝世，享年82岁。

我和先生是1948年初他在回郭镇嵩洛中学任教，我在该校就读时相识的。当时他任我们一年级的语文教师。他身材不高，但很灵气。执教有方，循循善诱。对学生严肃认真，又亲切和蔼。他把“作文”批改后，在课堂上一一点名发给。在发时，面对作业，具体指教，如“这样用句不妥，这个字错了，这个标点不对……”等等。最后对整篇作文作个评语。我的“作文”就是经过上述指教后，批了个“通顺，但有错字。”可惜在嵩洛中学时间不长，因时局动乱，学校停办，我们就分别了。

1956年12月我调到孝义镇工作，特别是1957年春到他的生

• 1 •

1991.10.10

产大队(孝义镇第三街,即小王沟)驻队,师生再次相见。他当时的
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行医,二是写字。

行医。当时叫“保健员”,后叫“赤脚医生”。每天背着“保健箱”出入于本队田间和生产工地为社员们包扎、医疗。在家就是诊所,诊脉看病,他特别注重实效,坚持少花钱能治病,能用单方解决的,决不多花钱,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我问他,什么时间由教书转行医的。他说,我本来在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毕业,是作法政的,由于旧社会的黑暗,法政这行道,整天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所以改教书。后对医书有兴趣就看医书,治病救人是高尚的事。因此,“秀才学医生,只用一咕啷”,边学边用,就这样的行起医来。

写字。在我和他不相识以前,就知道李德博(李光普的字)是巩县有名的书法家,尤其在回郭镇,因为到处可见到他写的烟厂、商店招牌、碑刻、匾额、对联、中堂、条幅等。在小王沟来说,全队的红、白喜事及春节对联,基本上是他包了,只要拿着纸、墨来找的,没有空回过。不仅是写字,还要指点些风俗礼教。有很多不懂的事情、知识,当地人都去请教他。他都耐心地给予指点和解答。

以上行医、写字在当地人们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尊敬。他本人只是得到生产队给他应记的工分。1963年3月毛泽东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李光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为人们办好事,被当地群众誉为“老雷锋”。

1963年3月我调到巩县县委工作,县委的刘善安、邵成森、吴海禄等喜爱书法、临帖习字,因为我们都是临的颜体,想找写颜体的老师指点。让我找李老师讲了情况,并请求他为我们写点指导性的东西。当时已经近七十岁的老人为我们四人每人写了一本折子。折子为“文艺须审美,技术难且繁。初学书法者,笔直照鼻窍……”四百三十字的“写字歌”。折子的封面上还写了一首鼓励我们

的诗：“黄昏灯火五更鸡，正是志士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1964年春，开封地区书法美术巡回展览，到巩县巡展，当时符合条件的作品也可以参展，李光普的楷书联“树立高尚道德品质，养成艰苦朴素作风”参展。

1965年7月7日，省委工作组来巩县检查工作，工作组长李悦民（时任省铝业公司经理）是个书法爱好者（后任中国书法家协会河南分会副主席），为县委领导同志写字，我在一旁服务，谈及李光普为我写的“写字歌”，他让我取出，他认真地看了一遍，挥笔在折后题：“学不厌，教不倦，遍向人间树桃李，这是前辈对待下一代的正确态度。光普先生精神可佳。”

1973年春，我在巩县宣传站（原县文化馆、电影公司“文革”中合并的机构）主持筹备“巩县书法、绘画、摄影展览”时，把时年79岁高龄的光普老师请到宣传站，请他挥毫献艺。老人高兴地写了楷书、隶书、魏碑、行书四种书体（楷书《共产党宣言》句；隶书毛主席诗句；魏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行书记不清）。老人自幼临习颜体，兼习隶书、魏碑、篆书等。以颜体楷书擅长。他的楷书端庄厚实，气势雄伟，魏碑遒劲有力，丰满圆润。达到相当高的艺术境界。现保存完好李光普书写的碑刻有：1936年为回郭镇清西村张家祠堂写的石匾“清河第”；1939年6月书写的“巩厂（巩县兵工厂）留守何汉忱先生懿行碑”（在文物保管所）；1940年10月为益家窝写的“名医张友房先生没恩碑”（在益家窝立，1977年搞水利毁）。以上碑刻不断为书法爱好者观赏、拓印、临习。随着时间的转移，先生的作品虽日渐减少，但先生在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不愧是巩县的一位书法家。

书法名家王殿珍



王殿珍，字光五，清宣统三年生於巩县回郭镇清平街。一九八七年病逝，终年七十六岁。先生一生清贫耿直，酷爱书法艺术，楷书攻欧体，行书学高佑（字福堂，殿珍的老师，清末举人，偃师庞村人，豫西著名书法家）。数十年如一日，从未停笔。古稀之年仍能在菜园陋舍油灯之下书写蝇头小楷。其作品章法严谨，楷书雄浑劲健，小楷清秀挺丽，为广大群众所喜爱，成为远近闻

名的书法家。

其父王竹林，大字不识，以卖煤糊口。饱吃文盲之苦，决意供殿珍读书，为其择师赵连城（清末最后一科都庠生员，回郭镇北寺人）。家贫虽食难饱腹，但为孩子练好字买纸常成捆论担。要求每晚练楷书大字十六个（四个匾文），常以泥汤或靛脚为墨，每十天一轮悬挂出来，前后对比，照帖总结。为了督促孩子练字，三十多岁后才开始下苦功学认字、读帖。就连家中厕所内也贴上字，解手时常以树枝画地临练，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殿珍对于欧体书法，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日夜读帖临练，寒暑不辍。由于家长的苦心教诲，老师的精心指导，本人的刻苦努力，十几岁其书法便名重乡里。其师赵连城曾赠诗鼓励，题为《门生王殿珍颇工小楷赠示鼓励其志》，诗曰：

“道德从来贵日新，唯临字帖要如神。

蝇头道劲欧阳体，鸿爪渊源卫夫人。

漫谓迂翁誉小子，或疑逸少是前身。

南州月旦公评在，有道争孤说项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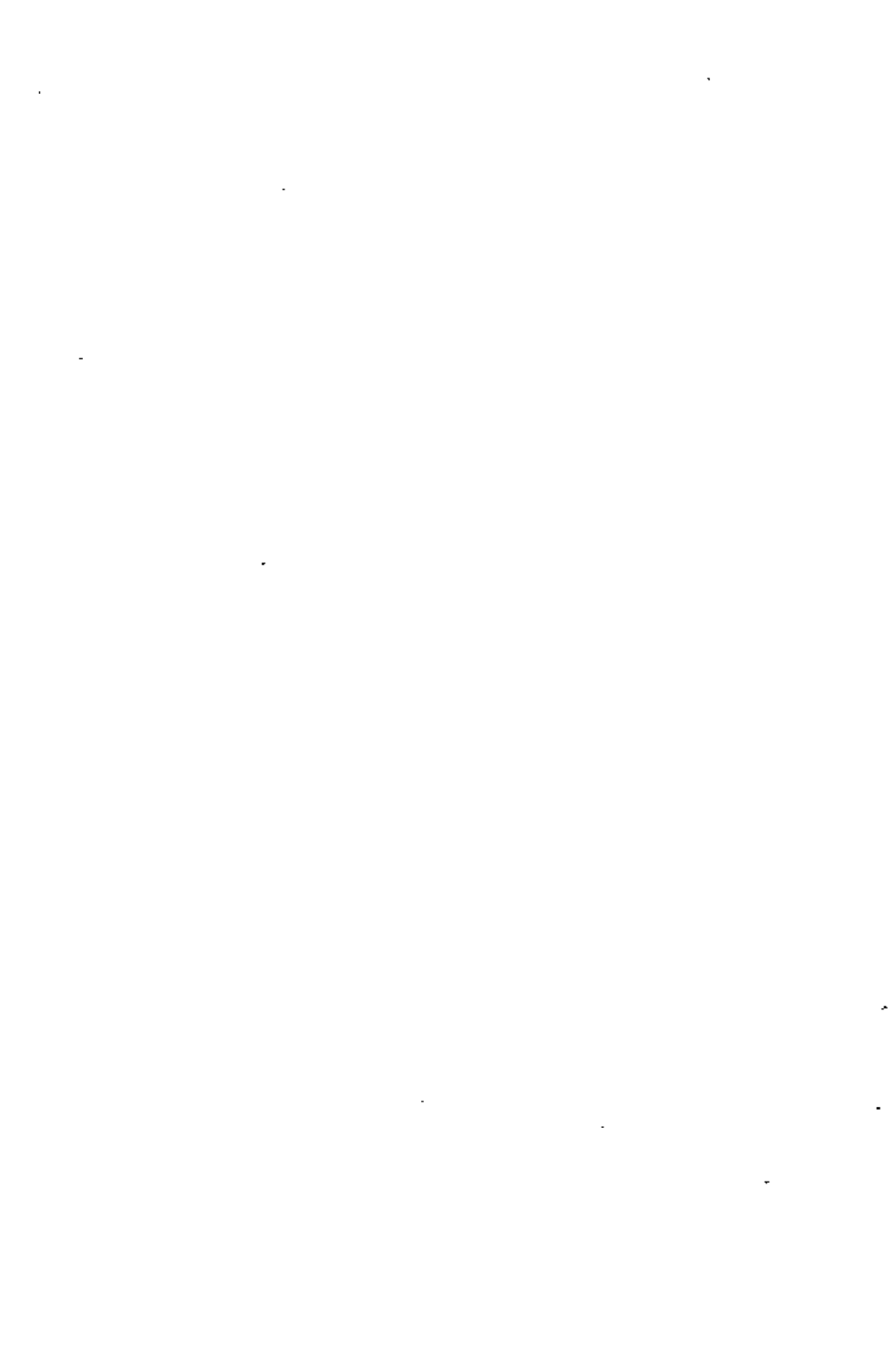
为了进一步深造，先生十六岁时又远赴洛阳从师豫西书法名家高佑学习三年，书艺大进，所写欧体字可以套在帖上丝毫不差，或某一字写多个相叠，毫厘不错，如同机制一般，因此深得高佑的喜爱和器重，成为高的第一得意门生。时有找高求书者，高体不适或忙于其它事，常让殿珍代笔，高佑签名盖印。

先生从十八岁开始，常有人请其写碑写匾，其书作流行于巩县、孟津、偃师、登封、临汝、禹县一带。每年回郭镇近两万人口的春联，约有半数为其所书，不少人家以室内能挂有先生的书作而感到荣幸。

有一年秋天，其父病卧在床，祖父又在黄河北患重病，捎信让殿珍去接。当时有一外地人来求其写匾额，写后其父要看，殿珍将写好的匾文“××之光”四字贴于病床对面墙上，其父看后说：“你写的是欧体，但‘光’字最后一笔的钩向外撇的不够，和帖上不一样。”殿珍说：“二老有病，又急于往河北，思想不能集中，就那一点算了吧！”其父说：“不行！一点也丢人！”又令其重写。从此以后，先生写字从不挑捡拼凑，只要一点不如意，一般都要重写，足见其治学之严谨。

先生解放前曾躬耕田园；当过私塾先生多年致力于启蒙教育；还开过手工卷烟作坊。回郭镇一解放，他就以欧体将《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歌词书帖印刷，广泛流行于巩县、偃师各小学校，对当时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写字教学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原巩县人民政府礼堂（在站街），“人民礼堂”四个五尺巨字即为其所写。一九六三年后曾连任两届县政协委员。

堂弟王文正写于九五年四月



忘不了的记忆

蔡文清



编者按：一个正常的人，在一生中总有些往事常常萦绕于怀，总是历历在目。何也？恐怕就因为这些事都是在险恶或顺畅环境中发生的或悲或壮或惊或喜的生死离别、升降荣辱。离休干部蔡文清幼年丧母的悲惨凄凉、与日伪斗争的残酷惊险、与群众同心抗日的鱼水情谊，以及为了解放翻身的拼命精神，就常使他老人家觉得如在眼前，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他曾讲给同志们听。我们听了都很感动，觉得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就动员他写出来。但他苦于文化低而迟迟不肯动笔，经我们再三恳请，并说让他不管错字、白字、句子通顺与否，只要写出来就中，他才鼓足了勇气，写了这篇《忘不了的记忆》。

一、想念老母

我是山东省曹县、孙老家乡、蔡庄村人，我家很穷，爷爷带着叔伯全家大小二十余口人，给地主种地为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给地主种一年的地，分的粮食不够吃，还得借地主的高价粮，借一斗还二斗，年年如此，爷爷讲，给地主家种了三十余年的地，还是挨饿受冻，我母亲有病，无钱治疗，靠神治病，越治越重。我母亲临终时，将我和弟弟妹妹叫到她的病床跟前，那时我才九岁，母亲说：“孩子，母亲没有把你们养活大，我死了，你们三个想不想妈？”我在

痛哭中，母亲背过脸去而终。从此失去了母爱，过着吃穿睡觉难的痛苦生活。我们还住在母亲房里，父亲不在家夜间害怕，再加上屎尿常把被褥弄湿，妹子小整天哭闹着要妈妈，把双眼都哭出病来了，两个眼睛泡都肿了，会了脓，闭着双眼哭叫着，无钱治疗，只好卖点粮食治病，医生给下了药捻落了疤，父亲为儿女早起晚归，为儿女挣粮钱百忙着，我背着小妹，扯着小弟，在街上忧愁的游走着。穿着破烂衣，无人给洗，在苦难中度日。我家在日伪占区，一九四二年大灾荒，我三姐和我大舅都是活活的被饿死了，我弟弟在我村南堤河小榆树下爬着扒着啃土里的树皮吃，上边被人剥光了，弟弟扒啃着晕倒在地，家人知道后弄回家喝点水慢慢过来了，不知这次饿死多少人呀？旧社会的苦是诉不尽的呀。

二、小孩当兵

我13岁那年，我村住上了八路军，都说是穷人的队伍，父亲就送我当兵去，到连部，领导说，太小了，行军跟不上队，没有当成。爷爷又领着我们全家去新庄一家地主家种地。

在1938年的四月5日，我和我姐夫，离开了受苦的全家亲人，跑了几十里路到本县白庄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青年挺进大队，见了大队长郑美臣和几位首长，把我们二人收下，姐夫下连队当兵，看我年龄小，就留大队部当了个通信兵。因为是刚成立的队伍，都是穿的各式各样的便衣，象逃荒的难民一样，也不出操，在一个大荒院子里，在几个大屋铺上麦草，吃住都在里边，有个刘排长，教大家装卸枪的技术，不几天，高连长和刘连长，各在本村本地带回百余人，扩大了队伍，又停了几日，都换上了粗布绿军装，一个班发两件大衣站岗用，无被子。开始了跑操，军训、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三个连的编制，开始了夜行百里的游击生活，在一个地方不能住几天，就得转移一个地方。

三、小庄突围

在七月的一天夜里突然转移，五点多钟，我们住进了一个小村庄，白天除了吃饭就是休息睡觉，在这小庄住了一天一夜，因此不到天明我就醒了，5、6点钟，我到村边散步，见到一个站岗的，问他有啥情况没有，他说无发现。我往不远的几个坟头上一望，看见敌人掂着枪弯着腰占领了坟头。就和站岗的说敌人包围过来了，迅速回去报告，接着吹哨紧急集合。敌人的子弹打得房顶上的瓦乱响，跟着哨声便集中突围撤退，派一个排顶住，边打边退，让通讯员骑着枣红马速去通知东村支队，我们跑步往东村撤退，中间隔个无水小河，看到河中骑红马的通讯兵被几个敌人拦截，并且叫喊抓活的，敌人看到我们大队人马过来了，拔腿就跑，我们到河中间，看到敌人跑步后撤，我们到了东村，看到黄河支队在村边小树林、墙头上架着机枪迎敌，我们继续东撤，连队和黄河支队，并肩抗击敌人。我和勤杂人员与伙营人员背着大锅、东西继续东撤，看敌人来势很凶，又是在敌占区作战，部队边打边撤，枪炮声紧一阵、停一阵，天晌午多了，背东西多的同志要求休息一会，在一个村头场里休息，有的坐在草垛边上，有的躺着，我去小便，看到敌人追上来了。我说快跑，敌人来了，大家拔腿就往东跑去，子弹在身边乱飞乱响，过了村碰到我们队伍都是满身汗水，挂彩的不能走的大个子背着，能走的跟着撤退，牺牲的掩埋起来，队伍迅速撤退。我们跑步东撤，天黑了，敌人停止了前进，我们和部队在路边原地休息。到了我们根据地，从根据地来的八路军，给我们留下吃的馒头、饼子，啥都有，他们跑步前进，敌人是七路军，八个团的兵力，追我们一个多营的兵力，当然不能硬拼，按毛主席的教导，敌进我退的战术，不能硬拼，毛主席的教导：敌疲，我打。追我们一天的敌人够累的了，敌人长官大集中讲话庆胜利，被我们八路军层层包围，打得晕头转向，连还枪的机会都没有，敌人死伤严重（后听说光拉尸体几十车）。

四、连夜转移

后来，伪军勾结日本鬼子，对付我军。我军连夜转移，我们住在离大堤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天刚亮，日本鬼子的骑兵和汉奸，向我们住的小村庄围攻过来，听到站岗的报告，紧急集合，跟着哨音往南大堤上撤退，我们离村，日伪军向我们开枪开炮，我们到了大堤南坡，大堤上爬满了我军黄河支队，轻重机关枪向日伪军猛烈开枪，打的日伪军晕头转向，伤亡不少。日伪军撤退到我们原来住的小村庄，向大堤上打了阵子枪炮，我们和黄河支队转移了。日伪军到了大堤上，无人了，往南追去，我们又转移到大堤的北边了。日伪军进村烧房、找人，群众也都跑光了。我们从日伪军后边迂回，日伪军一天也没追上我们，日伪军住了，夜间日伪军住到那里，寸步不敢行动，这个地方是湖西抗日根据地（金县鱼台一带），夜间抗日的一切党政机关和团体都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了，整天躲避日本鬼子的大扫荡，一晚上换几个地方，天冷了我们还穿着单军衣。在九月二十几，我们决定回我们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天不黑就出发了。因为到鲁西北解放区，有二百余里，要经过敌战区，得经过敌人住的据点和县城。九点多钟到了一个村庄，无月光，天很黑，队伍就地在小街上休息，在村里问路找向导，叫群众的门不开，都关着门，说我们是八路军，还是喊不开门。因为行军我出了一身汗，停下来身上发冷，我到房下靠着墙，正在这时房上突然向我们打起枪来，我们向房上甩了手榴弹，把敌人压下去了，迅速往西突围，村边有防村河，我们跳水，水深，蹀不到底，穿的衣服上下都湿透了，人又多，我爬不上岸来，敌人还打着枪，我抓住大队长的马尾巴出水了，鞋子也掉进水里了，赤着脚跑，敌人打着枪叫喊抓活的。因为是敌占区，别的村庄也叫喊打枪，不敢走路走村，走得净是地里，把脚扎的流血。走远了夜静了，别人给双鞋子穿上。我们带的高粱窝，边走边吃着，前边停了，说过河，我把鞋带紧了紧，穿着衣服下水过河，我

到河中间，对面小村庄开枪了，迅速上岸还枪，任务是行军，不是打仗，就边打边跑，走远了清点人数，少了几位同志，下落不明。又继续快速前进，天快亮了，前面停住说横穿日本鬼子的封锁公路，鬼子汽车半小时到一小时一次，离公路还有五里路扒下，等鬼子汽车过去，跑步通过。看鬼子汽车过去三辆满载着鬼子兵，敌人走远了，我们纵队跑步，十余里地顺利通过了，天也明了，又走了二十余里路，到了鲁西南抗日大平原根据地。

五、韩集守寨

一九三九年，我仍在青年挺进大队，跟大队长郑美臣当通信兵。当时大队有三个连，有一次，三连在大树下休息，杨进月和姓高的两位战士学羊叫，学的真像，逗的大家乐极了。有次战斗杨进月牺牲了，我怀念多年。有一次，半夜迎敌，我们夜行军，天亮了，就住在一个汉奸大地主家，一片楼房，这楼和那楼安有电话，妇女的小绣花鞋有小拳头大。人都走了，还有一个青年同志在这村偷认一个干娘，干娘还给他一套被褥，捆个大背包。因本村复杂，我和警卫班住大地主二楼，浑身冷，都无被褥，半夜敌人在楼下打枪，不知谁往楼下甩了个手榴弹，冲下楼迎敌，敌人跑了。天明清查，无查着，天快黑时我们转移了。不久大队改编为独立团，郑大队长调曹县抗日政府任武装部长，带一匹白马、一个马夫，我也跟着到政府武装部，组织各村抗日民兵。我们在守寨曹楼住，离韩集三里余路被汉奸大队人马占领，要攻打我们，我们的军队都去执行别的任务，离我们远。我们动员民兵群众，守寨，白天用土炮绑在小车上，推到寨外，装上犁铧铁块，向韩集开炮，汉奸大队夜间要向我们进攻。动员群众民兵，守寨用木料，弄成三、四米长，放在寨墙上头；汉奸攻寨时，往下推木料砸敌人。我和群众也都在寨墙上，群众拿着红缨枪、棍棒。人心慌慌，说这能行？无枪无手榴弹，天已经是夜间10点多钟，天很黑，群众拿着各样的过年灯，满寨墙上都是，寨外小村庄也进

了寨，我到寨门里边见到了部长，他小声说：咱们的主力军从百里外返回，从寨外通过。不一会儿看到我军跑步前进，围剿敌人。敌人鬼子到寨门闻风而逃。我军追上汉奸队，打得落花流水。我们是在刘岗村过的阴历年，到马楼村住防，离许河日本鬼子据点很近。天刚亮我们开早饭时，站岗的报告鬼子到寨门了，我们丢下饭碗，我和几个人，跟着王石均县长从北面寨墙上跳下来，向几个坟头跑去，到坟头往后观看，一颗子弹打在王县长袖子上，棉套爆出。我们跑步通过了一个小堤，离村有二三里，过了堤，跑了不远，鬼子汉奸，爬在小堤上向我们射击，机枪子弹在脚下乱飞。我从寨南门进，北门出来，独立团边打边退，总算甩掉了敌人。

六、防毒脱险

我们抗日政府和独立团都住在王寨村，鬼子在离王寨一、二里的村庄停下修工事。不一会儿，发现鬼子在群众房后打个洞向我们开炮开枪，连队都上寨上迎敌，我认的刘红飞连长和一些战士。我到寨墙上射击迎敌，他们说你们下去，我们几个人就到一个有火的牛房里取暖，他们在床上坐，我在靠门的床头上靠着，草帘卷起，浓烟冒出门外。鬼子看到烟后，连打几炮，落在门前，炮弹皮打在靠墙的竹扫把上，扫把打坏了，但救了我一命，我们将火扑灭，迅速离开。不一会有人通知说鬼子放毒气，用湿手巾（无水用尿）捂住口鼻突围，我到寨东门上观看，前边有几个坟头，离我们主力军二大队住的秦寨不远，鬼子不敢进攻。我们三个人便到坟头察看，鬼子拖着机枪向我们射击，我的大衣被打了三个洞，我俩又跑过来，一个被打死，新去青年同志不知姓名。我看到了毒气弹的爆炸，炮弹落地一炸浓烟冲天，遍地扩散，离烟近的人，中毒打哈哈流泪，睁不开眼睛，上不来气。我们听到敌人机枪一停，趁装子弹的工夫，我二人又跑，才突围出来。见鬼子停止进攻，马夫速将白马和红马藏在高粱杆垛里，鬼子无发现，说明鬼子进去不长时间就走了。

七、搞地道战

日本侵略者越来越疯狂残酷，开始实行“三光”政策。毛主席提出坚壁清野，把各种东西、粮、水井都藏起来。让我当收发，抗日政府组织挖地道，并派我到候寨村组织群众。那时都是一家一户的经济。所有老少都参加，富裕户出点钱，买了40余包旱烟，昼夜不停的干。这村往那村挖地道，刚开始不得窍门儿，一个人挖半里地，靠个人往外转土，弄出来的土像个小山头，里边空气不好，又看不见，再伸长又没有空气，后来得窍门儿后，100米挖一个口；土弄出来撒在地里，把这口封住，下边挖个转盘通过，这样速度快几倍，进出口到处都有。村里有口，野外有口，鬼子往下边放水、放毒有封口，还有射击口。鬼子汉奸不敢常来了。群众有了安全高兴了。虽然小股鬼子汉奸来的少了，但是鬼子汉奸组织了大兵力扫荡，杀光、烧光、抢光，连续多日，群众家产被烧光、抢光了，吃住就更苦了。如万人坑，数人井，将男女老少，填在井里，上边用石滚压上。鬼子汉奸可真够狠的。

八、军民骨肉情

我被调到抗日七专署宣传队，队长段铁流，有十几个小队员，宣传抗日，演鬼子凶残的小短剧。后来调我到沙区抗日行署大众剧团，到那里学习，正赶上鬼子大扫荡，队员都分到群众家躲避鬼子大扫荡。我和几个队员，分到濮阳县七长故村。我把军衣脱下，藏到麦稻窝里，到了一户群众家，他孩子死了，叫我顶他的名叫小狗。跟着本村小朋友下地割草，有10余天。这次扫荡大众剧团的小同志被鬼子抓走了几个，还有女同志。也有几个被群众、老头、老婆领回来了。有一个被汉奸队带着在村里走，有老婆说孩子，你要送一路，赶快回来，等着你。汉奸队认为是本村人，出庄不远叫他回来了。也有的跑回来。有的队员跑回家，有的家人来找，怕自己的孩子出事，领导心不静，我不是本地人，也无人找，因此也演不成了，